

何山

文集

第十卷·剧本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I217.02
K455

柯岩文集
KEYANWENJI

I217.02
K455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柯岩文集

◎第十卷

K E Y A N W E N J I D I S H I J U A 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岩文集. 第10卷·剧本/柯岩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11-2837-0

I. 柯… II. 柯…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5452号

KeYan WenJi

柯岩文集

第十卷·剧本

出品人	黄立新
策划组稿	李亚南
责任编辑	郭健(工作邮箱: zuoxiaomi@qq.com) 李亚南(工作邮箱: 373143057@qq.com)
整体设计	邹小工
责任校对	小雨
责任印制	唐茵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36.5
字数	730千
版次	2009年7月第一版
印次	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2837-0
定价	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作者简介

ZUOZHEJIANJIE

柯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著作50余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放壮阔，又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等文字。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妇女先进工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柯岩在美国明星大道上



1986年，柯岩在旧金山飞机场



柯岩和美国图南大学的教授在一起



柯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柯岩在美国图南大学

他乡明月

序言	001
第一集	002
第二集	024
第三集	047
第四集	067
第五集	090
第六集	111
第七集	134
第八集	157
第九集	181
第十集	204
第十一集	224
第十二集	246
第十三集	269

目录

Contents

第十四集	290
第十五集	312
第十六集	334
第十七集	359
第十八集	381
第十九集	400
第二十集	421
第二十一集	441
第二十二集	464
第二十三集	483
第二十四集	503
第二十五集	522
第二十六集	548

序言

舞台小世界
人生大舞台
多少苦，多少甜
多少快乐和悲哀
小小寰球八万里
人间天堂谁见来
曲曲折折的人生路啊
命运靠谁来安排

舞台小世界
人生大舞台
讲成功，论失败
古往今来，海内海外
旧戏还没落下幕
新戏这边又开台
世纪风云，儿女情怀
多少故事传下来

第一集

片头。序曲。

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在某一个小县城的郊外。

一望无垠的菜花地，轻风吹过，花枝摇曳，在阳光照耀下，是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璀璨。

一个穿鲜红色衣裙的小女子飞也似的从远处奔来，边跑边叫：

“黑妮儿，黑——妮儿！黑——妮儿——”

“哎——”从花丛深处，一个甜美的声音应道。

红衣女子停住脚步，四处张望，却不见人。

“黑妮儿？”她惊疑地轻叫，“你倒是在哪儿呀？”

风吹花动，仍然不见人，只听见一串银铃似的笑声。

红衣女子也笑起来，她蹑手蹑脚地循着声音扑去，却扑了个空。笑声又在她不远处响起。

她追逐着声音四处寻找，却一次次扑空。远远望去，就像一只红蝴蝶在翩翩起舞。

阵阵春风，只见菜花像金色的波浪一样地起伏，银铃似的笑声也像波浪一样地流淌。

汗珠渐渐从红衣女孩额上沁出，她生气地咬牙跺脚骂道：“死妮儿，你躲我干吗？我又不是——男生。”

笑声停止了，从她不远处慢慢站起一个紫衣女孩：“谁躲你了？人家不是在这儿呢吗？”

女孩半身远景，中景。

风吹动着她浅紫的衣衫和长长的黑发，在一片耀眼的金黄中，是那样鲜亮，简直是幅画。

红衣女子立即飞奔而去：“你在这儿干甚？”

镜头推进。

黑妮用手拂发的侧影，背影：“人家晒头发呢。”

黑发像瀑布一样旋转过来，又那样潇洒地飘去，露出一张这样年轻这样鲜丽这样甜美的脸憨憨地笑着。特写。

红衣女孩一下猛然向她扑去。黑妮惊叫：“哎呀，头发，头发！人家刚刚洗过的……头发！”

两个女孩滚做一团。

清脆的笑声惊起一窝窝扑拉拉的飞鸟。

高高的蓝天，白云，远去的鸟群。

清亮亮的小河边。黑妮在水里重新漂洗着她的发梢。她嘟着嘴，娇嗔道：

“看疯得你！人家又得重洗……”

“别，别价，”红衣女孩制止她把头浸入水中，“再洗可真来不及了。”

“大礼拜天，上哪儿去呀？”

“你呀！咱不是说好去考……”

“俺不是说了俺不去嘛！”

“你真不去？”

“俺爹不叫俺去。”

“你爹你爹，你就那么听你爹的？”

“他是俺爹！”黑妮惊讶地张大眼，“俺不听他的听谁的？”

“你呀！”女孩一边帮黑妮梳理长发，手忙脚乱地帮她梳成独辮，一边急急地说：“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想想，省歌舞团，见都没见过的，到咱这儿来招演员……这要一考取……”她站起身来，双手一拍，仰面看天：“天爷爷，那可是……一步登天啦。”

“能登上去？”黑妮仍扑闪着两只大眼，疑惑地说，“俺爹说……那不是个正经活儿。”

“你爹懂啥。”红衣女孩撇撇嘴，“他进过省城吗？他见过省城吗？咱要一考上，可就进省城啦！天哪——”她又是双手一拍，两眼朝天，“甭说省里，就是县里那个走穴队，那个打扮，那个梳妆……哎，就没法形容啦！听说……麦克

风那么一拿，小嘴儿那么一张，挣的那个钱啊，就数也数不清啦……哎，我说，你爹受一辈子苦，你就不想多挣几个钱，让他老来享享福。”

“能挣来？”说起父亲，黑妮显然有点动心了，“就我……，金花姐，你说能行……”

“那是，大把大把地挣！我看你呀，比那回来走穴的那些个人儿都俊，比电影明星还俊！要不当演员，白可惜了这副小模样儿！”

“看你金花姐会说的！”黑妮脸红了，可心里是高兴的，两个酒窝就深深地旋了下去，“可我啥也不会呀！”

“你呀！就是胆小。啥不是人学的？不就这么扭巴扭巴吗？”她边说边扭，“走吧，走吧。”

“我还是不去吧，”黑妮站起来又坐了下去，“明几个还得补考几何呢！”

“走吧，走吧！咱要是考上了歌舞团，就一辈子也不用学那几何了。”

“那……俺去问问俺爹。”

“你呀！”金花看看表，“真是病急碰上了慢郎中，再等你回家，万一你爹再不准……这不黄花菜全凉了……”

“我爹不就在那边树下钓鱼呢吗？”

果然，远远的小河边，散散拉拉坐着几个垂钓的人。

金花画外音：“你呀！咋不早说呢！”

黑妮画外音：“这谁不知道呀！俺爹天天送俺上下学，礼拜天，俺就陪俺爹出来钓鱼……”

金花风风火火地：“那就快去问呀！”

黑妮怯怯地：“俺爹……准不答应。”

金花：“你呀！在这儿别挪地儿，我给你问去。”

她一阵风似的跑了，她的红衣飘在绿树中，就像一颗滚动的火球，又像一团抖动的火焰。

黑妮心慌意乱地梳着辫梢，对着小河整理衣衫。

清清的小河里映出她秀丽的身影。

她低下头。水里出现她甜美的面庞。

她嫣然一笑，水里的女孩旋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金花的画外音：“走吧，快走！”

黑妮又惊又喜地抬头，辫梢甩起一脸的水珠子：“俺爹……能同意……”

金花：“我才不那么傻呢！我就说……让你上俺家一块儿去温几何。”

黑妮：“那俺可不去。”

金花：“真不去？”

“不去。俺可不能骗俺爹。”

“你呀！那你就……陪我去一趟，行不？”

“不价。”

“就去看看热闹，看看省城人。要不，人家一走，想看可就看不成了。”

“不——价。”黑妮有点动心，又有点犹疑。

“去吧，陪陪我。好妹子，姐求你了。说正格的，姐这心里……也怪害怕的呢。”

“真的？这世上还有你……金花姐害怕的事？”

县委小礼堂。

省歌舞团的临时考场。

四五个主考人员。

一个忸怩作态的男歌手，正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

门外形形色色的考生：

浓妆艳抹的；

搔首弄姿的；

惶惶不安的；

充满自信的；

挤眉弄眼的；

互相辅导的；

爹妈送来的；

男朋友陪着来的……

泼辣的金花和本就胆怯的黑妮缩在一个角落。

金花双手紧握两眼望天，嘴里念念有词。

黑妮胆怯又好奇的双眼，不时扯扯金花的衣襟，招呼她看那些奇装异服又土得掉渣的人们。

金花坐不住了：“不行，我也得换换衣裳。”

考场内：

一对气喘吁吁的双人舞者。

主考人强忍着的无奈。

终于跳完了。女孩跳到男孩腿上站立造型。男孩满头大汗地忍着，竭力保持平衡。

男主考：“好，好，谢谢你们。”

女孩：“我们还会跳西班牙舞。”

男主考：“不用了。”

男孩：“还有疯狂迪斯科呢！”

音乐大作，两人扭动起来。

女主考：“够了，够了……，行了……行了。”

音乐骤停。

女孩：“您是说——行了？”

女主考：“我是说——回去听信儿吧。”

两人交换眼色，还要来什么。

男主考：“下一个。”

两人疑疑惑惑地走去。

歌舞团长，一个瘦瘦高高的很有派的女子，忍不住一声叹息，从一个讲究的坤包中取出一小瓶风油精，重重地揉着太阳穴。

男主考：“下一个。”

进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要不细看，真认不出她就是金花儿。

金花迈着模特儿的步伐，孔雀开屏般地走来，满身对比强烈的各式披挂，使她不像孔雀，倒像一只刚刚斗胜归来的大公鸡。

男主考：“你当过模特儿？”

金花：“您真好眼力，我报考过——模特儿队。”

男主考：“学历。”

金花：“高三啦。”

女主考：“多大了？”

金花：“二十。”

主考们低头看表格，因为金花这身打扮，给人的感觉太“成熟”了，没有三十，也不下二十五。

男主考：“你为什么要考歌舞团？”

金花：“我热爱——演员生涯。”

男主考：“为什么？”

金花：“那多派呀！东游西逛地，能住省城，没准还能进京，出洋呢！”

“就这？”

“就这。嗯，还能风光，能挣钱——”

女主考：“你会什么？”

金花倨傲地：“您是问，我不会什么？”

女主考猝不及防，一时哑口。

歌舞团长：“这么说，你是吹拉弹唱舞，全才了？”

金花：“乐器倒是会的不多……”取出手鼓，“我唱个《拉兹之歌》吧。”

荒腔走板地唱起来：“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啊……”

主考们受过严格训练的耳朵实在受不了啦：“够了……够了！”

金花不满地停住：“够了是什么意思？”

男主考：“就是说，你的水平……嗯……”

女主考：“已经发挥得很充分了……”

金花：“可你们还没看完呢。我还会跳舞，说相声……还演过话剧呢。”

男主考：“你还演过话剧？”

金花：“不信？就在县剧团。和他们演过《雷雨》。”

男主考又一次语塞。

女主考：“我们不收话剧演员。”

金花：“可我会唱歌呀，我不是还没唱完吗？不是还没给你们跳舞看吗？”

团长疲惫又无奈的面容。

女主考画外音：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看全套的，我们只是要了解水平就够了。你看，这么多人等着……”

金花：“你们不公正，你们对我有成见……”

金花愤怒又似哭的声音；“你看你们那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们甚至连话都不让我说完……”

男主考：“你不要激动嘛！我们大老远地来招生，唯恐漏掉一个人才。怎么可能……”

女主考忙插上：“哦，你在县剧团演过什么呀？”

金花：“《雷雨》。”

女主考：“你演什么角色？”

金花：“不是说了吗？《雷雨》呀！”

大家都愣了：“你就演……《雷雨》？”

金花十分肯定地：“《雷雨》。”